

从鸡鸣声中醒来，看山影背后的天空，阴沉沉的，执意出门走一走。

旅人们还在梦中，雨忽然醒来似地垂落天井。带上雨伞，雨就扑扑到伞布上了。秋雨是有凉意的。

出发地是湖畔码头，岛上居民将七八条船只拴在浮坞上，船底被浪涛拍打得嘭嘭响，像一个急着敲门的人，却始终得不到回应。连接船坞的台阶将行人分散至各处，也将牵牛花、金银花散布开来。丹桂飘香，在雨中，浓香更胜，深吸一口，沁心润肺，禁不住要打出一个喷嚏。

虫声唧唧，在草莽深处，在箬竹的枯叶底，在斜坡之上。虫声大致有三种：第一种长调，“唧唧唧……”，重复到底，像一个练习描红的幼童，一页重复一个字；又像一个不会句读的人，一逗到底。第二种复调，“唧唧，唧唧”，只作简单停顿，仿佛等待同伴的回音。细听之，可以解读为：“来不？”“不来？”当我试图作出回应时，那声音突然停了，似有感于我的唐突和冒犯。除非是像儿时那样将整个斜坡的草除掉，否则不可能轻易寻到一只秋虫。第三种呢，最有趣，也更有耐心，它的吟唱短促、有节奏，好似某种提醒，“唧唧，唧唧唧”。音作五音，分两段；两段后又停歇一阵，然后再鸣，再提醒。

我在草丛旁蹲守，不知雨什么时候停了。风吹栗树，几团毛绒绒的板栗果掉落石阶上，声音脆响。我用鞋底轻轻一碾，板栗迫不及待弹出卫衣。咬开，板栗发出莲藕般脆响。和风带雨坠落的，还有锥栗，形态特别，像螺丝戴帽，脚底不时传出脆裂之音。这是岛屿的声音，也是秋天的旋律。

岛顶茶园、竹林，林中有一种鸟独自发出“咯—咯—咯咯”的呼唤，驻足细听，一只苍鹰展开宽阔的羽翼向湖心飞去。在电线上，身段娇小的棕背伯劳炫耀般地练习嗓子，它有百变音调，见我凝眸欣赏，愈发叫得欢快。

返回时，溪水陪我下山，水声叮叮，像是从瓷瓶里倒出来的。徽派老宅的木门被推开，发出久远的吱吱嘎嘎声，那是门门拔出、门扭转动、门环晃动的组合曲。留守湖心岛的居民醒来了，秋天的湖心岛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雨后清晨。



「本期策划」

长假游记

听说要去看望外公外婆，头天夜里，小朋友发出倡议，翌日凌晨五点起，赶去芜湖吃早点——他太想念猪肉蒸饭了。

那家早点铺位于父母家对面小巷内，两间小门脸一贯白璧无瑕，三四个炉子支在廊檐下，一个高耸的木甑子白汽袅袅——满满一甑糯米饭。另一口锅里坐着的巨大竹屉内，满满一屉猪肉，肉下面垫的是干张。不曾在任何一地吃过口感如此酥软细腻的干张，猪肉同样入口皆烂。将食物蒸至天心月圆之境，至少七八小时吧。

一次，求教店家，这糯米怎么这么囫囵呢？雪白而长粒。店家说，都是预定的南陵县产的糯米，碎米全部筛掉。

一碗糯米饭盛在白瓷碗中，白玉一样泛光，嚼在嘴里，暄软而有韧劲，米香缠绕不去，再搭一碗豆腐脑，咸甜各异，绝配。

每次去，总给小孩点大份。揭开木盖，糯米特殊的香气四处逃逸，挖几勺饭，迅速盖上，再掀另一只锅盖，撇七八块猪肉覆于饭上，顺便搭一小撮干张。还未完，最后一个步骤一定要浇两勺油亮亮的秘制汤汁。待上桌，汤汁正好将糯米饭自上而下浸透……

一人一碗，各自噤声，埋首享用。小孩子每吃一次，均无比满足。倘冬天，还会打包一大份带回合肥。

除了猪肉蒸饭，店家还有蒸饺、烧卖等，每一样，皆可口。

午餐是提前一天预订的，在凤凰美食街某土菜馆。六个大人三个小孩，我点了十个热菜两个凉菜。清蒸白丝，长度大约尺半。糖醋排骨，酸甜度刚刚好。尤喜刚炸出的糯米锅巴，淋上鼎沸的肉丝木耳汤，喇啦一声微响——这道菜吃它趁热，香脆酥软，连无牙老人均可享用。稍冷，锅巴则塌掉，脆感消失。还有一道砂锅大肠，佐以适量腌油菜薹。

腌油菜薹独属江南一味，北地几乎绝迹。较之雪里蕻、高秆白，数油菜薹鲜美度最高。几番下来，最末应该小笼包来收梢。

二十余年过去，美食街架构依然如故，首尾两端，屹立不倒的永远是老字号四季春、耿福兴。无非小笼包、翡翠烧卖、虾籽小刀面、糯米甜藕、老鸭汤、水辣椒淋臭干子……以及大费功夫的葫芦八宝鸭等。

吃饱喝足，打道回府，孩子们兴奋得无法午休，带着他们上去四十六层平台观瞻滚滚长江。

第一次登上这样高度的天台，咫尺处的大江走势好生令人惊诧——原来，它并非自南而北贯通而来，而是自西往东逶迤，到了青弋江汇合处，复自南北去了。西岸无为地境，完全是一个三角形冲积洲。这一江水太有力量了，沿途接纳数以百计千支支流，一路浩浩汤汤，造出无数冲积洲平原，下游十余公里处，便是李白《望天门山》一诗的景况，那里也有一小型冲积洲，再往下，则是与采石矶平行的江心洲了。

这条大江自唐古拉山脉一路浩荡，终是入了大海。

高台伫立久之。西南方向遥远的长江，于午后阳光的映射下闪烁粼粼波光，如若万千银鱼跃动，激滟闪闪……望得久了，直如暮春的迷离，如若置身李白当年送别孟浩然的意境——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既孤独，也不孤独，一并将小我融入天地万物之中了。肉身总有一天会消逝于天的尽头，唯有这一条大江永恒地存在着。

倘不站在我家这幢楼宇四十六层高台眺望长江，何以体味得出李白这句诗的深意？

小城何等精致。城中，湖山相依，一镜湖，一赭山。青弋江自城南贯穿而过，汇入城西的长江。城北，还有一座干将莫邪居过的神山……

父母家居六楼，坐沙发上，便可望江上舟来楫往。过去了的三十余年，我与江一直是平视平行的，却不曾想到以四十六楼的高度俯瞰它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我常被差遣着回故乡办点琐事，搭乘小轮，航行数十小时到达池州对岸的桂家坝码头，再换乘蹦蹦车，一路颠簸十余公里，才能望见钱家祖那个村子。

如今，走合铜黄高速，开车一个半小时，足以抵达。许久不曾回过乡下了，但，无法阻止门前的小河，以及小河咫尺处的稻田，到我的梦里来。

那，小城芜湖算什么？它毕竟是第二故乡嘛。

黄昏，我们往合肥赶。不论多急迫，也是要去吃一碗麻辣烫的。

吃不上，这一趟谈不上称心。照旧拐入申元街，选菜，烫菜，静等……悉数食毕，汤也要喝一些掉。

这一家的滋味并非顶好，近年却愈发的人多起。

端午回去，室内挤得挪不开身，现在亦如是。室外临时摆了许多尺高的小方桌以及迷你型木凳。前仆后继的年轻人，乌压压地围坐一圈又一圈，用盆埋头苦吃，每人的标配当然是一杯赤豆酒酿……出于做人的礼貌，不便以手机录下如此壮阔画面。

太辣了，辣得喉咙飞起大火，喝一口冰赤豆酒酿，一股甘泉清冽，迅疾将火扑灭，一股宇宙深处的寒凉直抵肺腑肝肠，千世万代的自适舒豁……

每次离开小城前，一定要吃到麻辣烫，然后以120公里时速，一路迎着夕阳回合肥，方显完美。

